



田野里的秋天

□罗远福

虽已进入秋天,天气依旧炎热。沐浴着清晨的风,仔细观察,晨露在草尖凝结,如小小珍珠,微风已带丝丝凉爽。

夏蝉的嘶鸣已降了音调,阳光穿透梧桐叶的间隙,在步道地砖上映射出的光斑也模糊起来,蕴含几分秋的温润诗意。

道旁的树枝,被昨夜西风过境,撒下几片落叶。仔细端详,叶脉清晰,枯黄中透着琥珀色。这似岁月筛子的叶子,滤去了浮躁的绿,已沉淀出温润的金。正如人生行至中途,褪去了年少轻狂与莽撞,多了几分淡定与从容。

晨露还未完全褪尽时,玉米地已在熹微中舒展开来。绿色的波浪从远处漫过来,秸秆似哨兵站立,叶片边缘的锯齿迎着晨光,在风中摩挲,像一支支誊写秋实的笔,挥毫泼墨。

最喜人的是那一个个沉甸甸的穗子。它们从叶腋间探出头来,先以嫩红的缨问问雨,问问风,再慢慢沉淀成饱满的玉米穗,藏锋芒于苞叶之下,茁壮成长。

每一粒饱满的玉米,披着阳光雨露,丰收在望。从幼苗时扎根泥土的隐忍,发达的根系在地下织成坚实的网,吮吸着大地的馈赠;到生长时默默拔节的坚持,将大地的养分转化为秸秆向上生长的力量,从而转化为穗粒默默生长的营养;从青青叶片时在烈日下的执着,到秋天果实累累时的自豪,无不透着玉米成长的坚强。

阵阵秋风吹拂,秸秆之间便丝丝絮语,叶片与阳光话生长,根系与泥土谈坚守,穗子与时光谈等待。它们懂得,所有的繁茂都始于

沉默,所有的饱满都源于不急不躁的沉淀。那些虫咬的叶痕,风雨压弯的茎秆,不是遗憾,而是生命在修行中刻下的印记。

玉米地从不说“收获”,却处处都是收获的序章。它以最朴素的姿态诠释:丰盈总带着低头的谦逊。更让人懂得,所谓岁月的馈赠,都是给那些在黑暗中坚持、在风雨中伫立、在等待中沉淀的人。

转向秋天的稻田,回望春耕时节,农人弯腰弓背的剪影在水田里随着播种机晃动,一行行嫩绿的希望便在水田里铺展开来。科技发展,一趟趟“退步原来是向前”已成过往。忙碌至暮色四合时,身后绿色的秧苗在霞光中竖立,仿佛一幅水墨画卷。

时光飞转,节令更迭。水田里的稻穗昂头挺胸,青青的颗粒藏着夏日的炽热与雨水的清凉,由青青的秧苗到出穗,从青颗粒到灌浆,至金灿灿的黄。

月光漫过稻田,每株稻穗都饱满低垂,夜色里似银链,颗颗谷粒似金豆,在月色中耀眼。风吹稻浪,月光与稻粒共鸣,阵阵稻香沁入肺腑,喜悦展露于眉梢。

被稻田包围的荷塘,暮色中别有一番韵味,残荷断茎已替代荷叶田田,鱼儿在残荷间畅游。蜻蜓已不见踪影,青蛙的鼓点显得十分沉闷。这不是荷塘的悲歌,是成熟的序曲,就像落叶回归土壤,不是凋零,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孕育新生。

在秋天的田垄间回望,夏的喧嚣渐渐远去,秋的沉静缓缓铺展。岁月轮回从不会停下脚步,重要的是在时序流转中,学会沉淀过往,珍惜当下,期待未来。正如这即将到来的金色之秋,既有对盛夏的告别,更有对丰收的期盼,在不舍与憧憬中,完成生命最美的蜕变。

一雨知秋夏尽待收

□李建树

立秋那天,翻阅微信朋友圈,几乎都是立秋的话题。天空灰蒙蒙的,云团压得很低,蝉鸣也突然哑了,仿若被潮湿掐断了琴弦。

厨房做早餐的妻子,从窗户探出头瞅了一眼天空:“上午立秋早死牛,下午立秋水满沟。”话音刚落,雨点子试探着敲在厦房瓦片上,旋即连成一片潮润的网。坠落的雨珠顺着檐角聚流成线,将整个院子漫了进去。

东墙根的爬山虎还抱着半墙浓绿,叶片上的暑气被雨一浇,竟蒸腾出淡青色的雾,仿若梁雁翎演唱的歌词“像雾像雨又像风”。猛然间,却想起去年立秋时,也是这样,只不过立秋是在上午。那时小蚂蚁搬着碎米粒在砖缝里急行,月季花瓣卷着边,像被烤得脱水的嘴唇。总觉得夏天长似没有尽头,水井冰西瓜的甜,蒲扇摇出的风,还有早晨天边烧得通红的云,都是要永远赖在立秋前的时光里。

雨势渐缓又骤停,空气里荡着股泥土味,混着房檐下挂晒的高粱香。一扭头,看见一群娃娃踩着草地积水往外跑,手里提着塑料桶,要去捉地天牛。他们踩过积水,溅起的水花里,我看见自己的影子被泡得发皱。这才惊觉,田埂上的狗尾草早就结了籽,沉甸甸地垂着头;玉米穗子黄了半截,挣开包衣,露出饱满的米粒;就连院门口的石榴树,都悄悄红了半边脸。

妻子收拾停当,端着簸箕挑拣收获的豇豆,晃出杂质,将饱满的装进塑料桶里,说要留着冬天蒸豆包。

风穿小院而过,带着些凉意,吹得门帘簌簌作响。我抓起一把豇豆在掌心,圆润的籽粒沾着点湿尘,却依然红得发亮,像把初秋的晨露裹在了里面。夏天从不是突然离开,它只是在某个雨后的清晨,把热烈的衣角悄悄收起,转而递来满仓的谷物、一筐的瓜果,还有檐下渐长的月影。就像此刻掌心里的豇豆,去年的秋实藏着前年的夏阳,而今年的等待里,早已结满了收获的甜。

当天立了秋,风吹凉飕飕。进房披了衣裳,凉风紧跟着从窗缝挤了进来,吹得案上宣纸轻轻摇晃。案头的日历还停留在农历六月,可砚台里的墨,似乎已经染上了秋的清寂。

一雨知秋,夏尽待收。原来,每一滴秋雨里,都藏着沉甸甸的答案。你看,那毛茸茸的谷穗子穿过田埂,正被农人弯腰拾起;柿子把枝丫压得弯弯低垂,像盏盏灯笼在叶间摇晃;还有屋檐下那串干辣椒,晒得透亮,红得能映出天空的蓝。这,便是夏与秋的道别,递上了最实在的馈赠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:
jzwbxq@163.com
(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)

人生如逆旅

□王凌燕

得益于建设者的匠心独运,龙源湖公园东南角堆土成坡,种满了漂亮的五角枫。枫树下如茵的绿草间,藏着一条随坡势俯仰的小道,轻巧灵动,行走其间,俨然如徜徉在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里。

我极喜欢在这里消磨,有时还会带上一本书,兴之所至,诵读出声:“花褪残红青杏小。燕子飞时,绿水人家绕。枝上柳绵吹又少。天涯何处无芳草……”

在我兀自诵读时,余光瞥见一位着国风长裙的女士,她立在与我相距不远的弯道处,似在听我诵读。

“你读的可是苏轼的词?”目光相触,她拈了一下裙裾,向我走来。

“嗯,正是苏轼的词,《蝶恋花·春景》。”我友好地回答。

“这首很美,你读吧,我坐这儿听。”

她在我近旁的长条木凳前俯下身,一只手撑着凳边,另一只手卡在腰间,缓缓移动身子,慢慢坐下。我这才注意到,她约莫40岁,人却单薄得像一片凛冬的枫叶。

我诧异了,这样的年纪怎么会这么孱弱?这样的年纪不正是广场舞跳出花的年龄吗?一百个问号在我脑海里翻腾。

我收回目光,翻开新的一页,是苏轼的另一首词《临江仙·送钱穆父》:“一别都门三改火,天涯踏尽红尘。依然一笑作春温。无波真古井,有节是秋筠……”

她静静地坐着,听我诵读。在这样一个初秋的清晨,杲杲秋阳被隔在了枫叶与诗词之外,草尖上零露溥兮,似也在聆听。

这不经意的邂逅,让我平添了一分牵挂。第二天来到枫林的时候,她已经坐在那里了,还是那条浅紫色的长裙,只是化了淡妆,掩盖了苍白,像一株开在晨风里的美丽月见草。

“你好。”我笑着致意,“你今天看起来很好!”

“好。你不用在意我,只管读你的。”

她声音里透着若有若无的笑意,目光又习惯性移向前方的枫叶。那枫叶是层层叠叠的,却又是错落有致的,似有满腹心事,却又似淡然无事。

此后很多天,都是这样的重逢。

“惆怅孤帆连夜发,送行淡月微云。尊前不用翠眉颦。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。”

读到“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”时,我刻意放缓了语速,尾音在晨风中轻轻散开。她忽然转过头,眼睛里有微光闪过:“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。这句我记了很多年。”她轻声说,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木凳边缘,“人生就像一段旅程,尘世是我们旅居的客店,我们匆匆忙忙地赶路,顾不上看沿途的风景。万物同理,这枫树也是一样的!春天是嫩嫩的红,夏天转成深深的绿,到了晚秋,就燃成一片火……哦,熬过寒冬,才能等来下一个春天。”

一口气说了这么长的话,她显然累极了,那双修长苍白的手,本能地捂在了胸口,她声音低下来,似在喃喃低语:“我也是后来病了,才知道人和树是一样的,熬不过寒冬,就没有春天了……”

我怔住了,原来她的苍白与单薄是有来由的。而她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,转而又淡淡地说:“是不好的病,治不了,随它去吧!每次来这儿看到这些树,听到你读苏东坡,我就觉得,这曲折难行的路啊,我还能再走一段。”

“你不要悲观,苏东坡仕途坎坷,一生起起落落,历尽磨难,依然乐观豁达。他的一生,或许比我们还要难得多呢!”我不忍她再说下去,着急忙慌地脱口拦截。

“是啊!”她弓着瘦弱的背,仰面望向枫树梢头,“所以东坡才说‘我亦是行人’,言下之意,大家都是赶路的,谁也不必怜悯谁,只要还在走,就好。”

我无言以对了。在这个枫叶还未被季节点燃的初秋,我却分明在她晴朗的眼中,看到一抹跃动的光,透着对生命的执着……